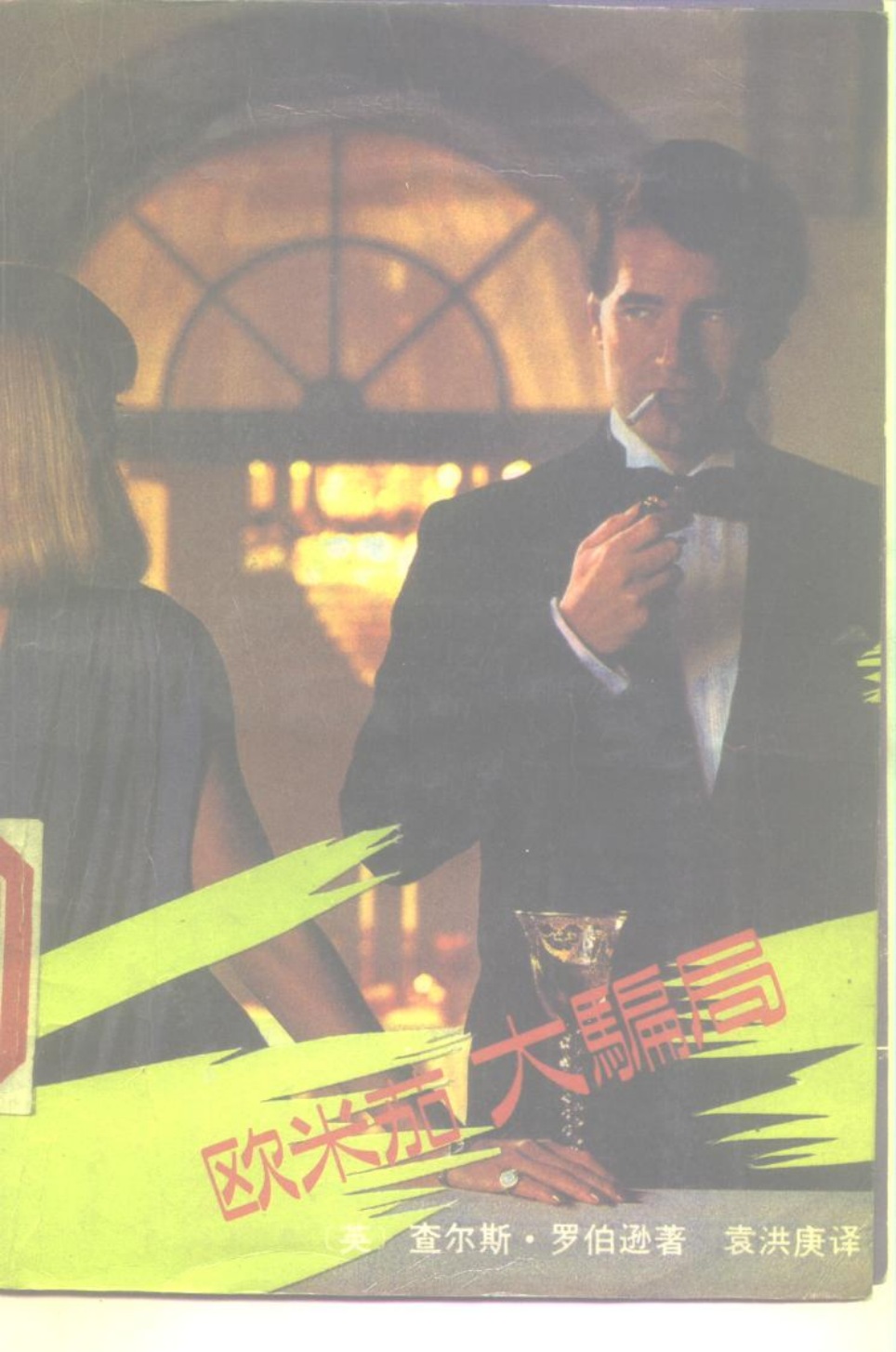




欧米茄大骗局

英 查尔斯·罗伯逊著 袁洪庚译

欧米茄 大骗局

〔英〕查尔斯·罗伯逊著 袁洪庚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THE OMEGA DECEPTION

by Charles Robertson

根据班坦出版公司1984年版译出

欧米茄大骗局

[英] 查尔斯·罗伯逊 著

袁洪庚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2插页 278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0988-3/I·722 定价: 4.60元

内 容 简 介

二次大战期间，德、美、英、苏等国都在不遗余力地研制原子弹。谁先拥有原子弹，谁就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围绕丹麦核物理学家伯尔的一份揭示核武器秘密的手稿，各国间谍机关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本书情节紧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集军事、谍报、侦探、爱情为一体，故事新颖独特；跨德、英、美、瑞典、丹麦五国，场面波澜壮阔。

序 幕

一九四五年四月。

身着党卫军上校军服的人叫恩斯特·吕德克。他是幸运儿之一，将在黎明前被处决。

夜里，他听到从弗洛森堡监狱的院子里传来一阵惨叫声和变了调的干咳声，那是党卫军看守们在用钢琴弦勒死死囚。囚犯们私下里流传着一种说法：这些人临死前遭受痛苦煎熬的情景要拍成电影供元首欣赏，让他亲眼看看他的敌手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吕德克不信。

幸运的是，他倒没有被人当做叛徒。他的罪行仅仅是失败，所以只是被枪毙，不会受折磨。

对于死刑执行者，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之情。他们会既麻利又毫无恶意地让他离开这饱受创伤的祖国，告别他那些破碎了的梦想。

他早已细心地做好了准备，尽量把皱巴巴的党卫军制服上的皱褶弄平展一点。他没有束武装带，没有穿靴子，也没有戴军帽，这都是失败者的耻辱，没法子。他提出要把授予他的一级铁十字勋章佩在左胸衣袋上，人家满足了他的这

2069/02

个要求。他还请求允许将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团的标志佩在肩带上，不过遭到了拒绝。

他原来就预料到会遭到拒绝的。准许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人佩戴阿道夫·希特勒卫队的标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是，他曾是元首卫队的一员。准许他佩戴铁十字章已经很给面子了。这样至少死刑执行者们便会知道他不是因为胆小懦弱才被枪毙的。

过去十五分钟里，他听到了院子里行刑队的枪声，每隔约两、三分钟枪声便会划破清晨的寂静。一排枪响过后，同他关在一间牢房里的另外两个可怜虫便会颤抖一阵，可他俩还是拼命要保持镇定。

吕德克微微一笑，本来他也就没指望活着看到战争结束。

他的笑很古怪，假如那还能称为笑。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布达佩斯附近，一个俄国喷火器严重灼伤了他的左脸。左侧嘴角永远扭曲了，左眼上的眼皮也烧光了，眼睛却奇迹般地保住了，只是直直地瞪着，仿佛要永远记着那恐怖的一幕。

这时，他听到门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于是便转身对着门。出于本能，两位伙伴退缩到后面去了。

沉重的门打开了，一个士兵走进来。“吕德克，”他看着一份名单念道。

吕德克走上前来，“是吕德克上校。”他提醒这位中士。

中士正要嘲讽吕德克，然而吕德克却擦过他身边朝门口走去。中士的笑容还未来得及露出来便消失了。

走到门口，吕德克回身说：“走啊，中士。”狰狞的面

容令这个看守不禁为之一怔。

他们顺着走廊走到院子里，吕德克夹在两位手持施迈塞尔冲锋枪的下士之间，中士殿后。

弗洛森堡监狱卵石铺地的院子里，一派清晨的忙乱景象。吕德克沿着地下牢房的阶梯拾级而上，待走到最上面一级，他站住四下里望了望，再看一眼这最后的景物。

院子呈正方形，四周由灰色花岗岩砌成的高大楼房围起。左边墙角竖立着绞刑架，三根绞索在不易察觉的微风中轻轻摇晃，它们对自己的使命一无所知。右边墙角插着一根两米高的粗大的柱子，一只硕大的铃，有些象大门上的门环，装在柱子正中处。后面靠墙堆着沙袋，几乎有十英尺高，十五英尺长。

吕德克希望这些沙袋并不说明行刑队的枪法拙劣。

两个墙角之间的墙上开了一个豁口，可以通过一辆卡车。这时，豁口上的两扇大门开了，一部卡车的车尾倒进院子里来。一个士兵推着手推车朝卡车走去。手推车上放着一个胖子的尸体，但是没有放在正中间，所以这个士兵推起来很费劲，无法直直地往前走。

迈步穿过院子时，吕德克看见原先站在卡车边上的另外两个人过来帮这个推车子的。他们哈哈大笑，无疑是在笑话这个人笨。此人低着头，似乎不好意思。

于是，他们三人齐心协力把尸首扔到卡车上，一个人抓胳膊，一个人抓腿，另一个使劲在中间推。卡车上还有两个人，他们把死人朝前拖了拖，同车上那堆死尸堆在一起。

看见吕德克走到院子当中，推车子的士兵显得很惊奇，

因为大多数囚犯都不会这么快就出来，也不会这样坚强地走向面对行刑队的指定位置。他必须加快脚步，在吕德克到达之前把手推车放在柱子旁，然后走开。

吕德克从六名拄着枪站在那儿的行刑队士兵面前走过，径直朝那根粗柱子走去。

一些军官三五成群聚在右手的角落里，有些在一本正经地交谈，有些则在哈哈大笑，脸上的表情和手势表明他们听了同伴的故事都很开心。起初吕德克认为这些人是观众，看杀人的。不过，当别人用一根皮绳将他的双手反绑起来拴在柱子上的铁环上时，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伙人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等待了许久的死亡的一幕，甚至引不起他们暂时的兴趣。死实在是一桩十分寻常的事，谁也不会打断正在做的事情去想它。

吕德克的意志突然动摇了，膝盖弯曲了，括约肌也松弛了，但他决心要挺到底。

“中士，”吕德克叫住他。他把吕德克捆在柱子上后正要朝行刑队走去。

中士回过身来。

“你指挥我的行刑队？”

年轻人迷惑不解地点点头。他迫不及待地要结果这个人，这样就再也不用面对那饱经忧患的无情目光的逼视了。

“我希望某一位军官能赏光，中士。”

“没有接到这样的指示。”中士简单地说，又要回身走向正在列队的行刑队。

吕德克不理睬中士的答复，他用自己能发出的最威严的声音朝离他最近的那伙军官喊开了。

“你们！”他的喊声犹如手枪啪地一响，在整个院子里回荡。谈话立即停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我希望能由一位军官指挥行刑队。”他用坚决而又有力的口气说，他的意志又回来了。

院子里的军官们的脸上都显出吃惊的表情，有一个军官居然笑起来。吕德克猛地扭过头来朝着那人，古怪的目光犹如利剑一样刺向他。笑声在那人嗓子眼里卡住了，院子里一片沉寂。

中士试图开始这一整套程序，但他的声音变得软绵绵的。行刑队的士兵们似乎在期待另一个人下命令。中士紧张不安地意识到士兵们的目光都落在吕德克身上，他们在犹豫地等待那个将被自己处决的人发出命令。

一个党卫军少校穿过院子走过，他严厉地吩咐中士：“继续执行！”

“是，先生！”中士应声道。他大声向手下人吼叫开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

这位军官扭头看看吕德克，吕德克笔直地站着，没有穿靴子的脚跟并在一起，脑袋和双肩都很端正。他看到了吕德克毁坏的面容、铁十字勋章和勋章上面挂着的标志参加过俄国冬季战役的红绶带。出于本能，他伸手摸摸自己的绶带，吕德克会意地点点头。

少校举起一只手，中士便将已发出一半的口令咽了回去。“我来指挥行刑队。”他没有做什么解释便这么说。

中士让开，少校取代了他的位置，站在行刑队旁边。

“预备！”

士兵们的枪抵到肩上。

“瞄准！”

吕德克瞪着毛瑟枪的枪筒，此刻，他不由得地想，他究竟是怎么站在这儿来的。

他不会知道，一些同他素昧平生的人，一些很可能彼此不曾相遇的人，将他逼到了这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位军官刚叫了一声“射击！”吕德克便喊道：“希特勒万岁！”接着，六颗七·九二毫米的铅心弹呼呼响着击中了目标。

这一排枪弹的力量重重地把吕德克击倒在柱子上，腰部以上向前折过来，皮绳捆绑住的躯体来回摇晃了一下。

军官愣了一会儿，院子里的每只眼睛都在看着这出戏的结局。接着他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不过又缩回来了，好象枪会烫手似地。他转向中士，“你结果他，”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假如有必要的话。”

他向那伙军官走去，与此同时，中士拔出卢格手枪走近吕德克。

一九四三年九月。

一九四三年对于纳粹德国是灾难深重的一年。经过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轻而易举的胜利之后，一九四二年的局势已经变得对希特勒不利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尽管德国军事力量依然很强大，比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参战国的力量都要强大，可是俄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联合在一起的力量已使这场战争的结局变得十分明朗了。

在斯大林格勒和北欧遭受重创，盟军又在意大利登陆，这都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感受到不祥之兆的震撼和冲击。

显然，若要避免战败，就必须采取一些孤注一掷的措施。

一九四三年九月，英国政府收到了一个自一九四〇年四月德国入侵丹麦时起就使它惶惶不安的消息。这条来自几个不同渠道的消息说，德国人已决定软禁丹麦科学家、世界上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尼尔斯·伯尔博士。他们要强迫伯尔博士同德国科学家合作，设法造出一个核装置，用它将纳粹从面临的注定失败的厄运中拯救出来。

英国人通过丹麦地下组织同伯尔博士取得联系，并把德国人的打算告诉了他。他们还告诉伯尔博士一条预先筹划好的逃亡路线和一些指令。如果他打算使用这条路线逃往英国，他就得按这些指令行事。

不过没人告诉伯尔博士，如果他拒绝抓住这个逃走的机会，带信人就要按照命令杀死他。

党卫军上尉恩斯特·吕德克大步登上柏林贝卡尔大街的帝国安全总局大楼台阶，一步三级。他不理会门口党卫军卫兵的敬礼，一直冲进了大楼。在内厅值勤的第三名卫兵被这一阵骚乱惊动，猛地转过身来，用施迈塞尔冲锋枪对着吕德克，这会儿他才弄明白来人是谁。

卫兵把枪口向上一推，啪地一碰靴跟，行了一个军礼。

“对不起，上尉。”他大声道。可是吕德克已越过他向楼梯走去。

吕德克飞一般地冲上二楼，来到瓦尔特·施伦堡将军办公室的外间屋。施伦堡是党卫军的情报分支机构保安处的处长。

施伦堡的副官汉斯·格里贝同吕德克的军衔一样，此时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听到动静便抬头看看来人就谁。吕德克朝他走来，他便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吕德克显然正在为什么事而不安。

“我得马上见他。”吕德克说。

格里贝态度暧昧地点点头，走到办公室右侧的门口轻轻敲了敲。

“来吧，”里面答道。格里贝推开门走进施伦堡的办公室。

施伦堡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旁浏览一些照片，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摆着从欧洲各国掠夺来的珍宝。只有三十三岁，施伦堡已是第三帝国落日余晖中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了。他英俊，举止有贵族派头，还自以为是各种艺术的倡导者。他是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亲自挑选参加保安处的，希特勒掌权后很久他才加入纳粹党。一九四二年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遇刺身亡后，他的门徒施伦堡就接管了保安处。

施伦堡体魄健壮，眉清目秀，生着一头黑发和一双大大的眼睛，看起来似乎很会体谅人。他的下巴上有几道决斗留下来的伤痕，据人事报告记载，他是一个“纯种日耳曼人”。无论是上司还是下属，都为这个身材匀称，五英尺九英寸高的人身上弥漫出的一种孩子般的魅力所吸引。他柔声细气的谈吐常常会叫人误以为他并不象谣传中说的那么狠，那么野心勃勃，那么冷酷无情。

实际上，这些品质他都占全了。正是他，先前为盖世太保工作时，曾竭力说服参谋总部相信党卫军处决政治犯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听到副官局促地咳嗽了一声，施伦堡抬起头来。“怎么回事，汉斯？”他问道。

“吕德克上尉正在外面，将军。他要求见你。”汉斯希望在他强调了“要求”这个词后，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他显得十分不安，不知道你要不要我在他进来之前先收了她的武器。”

施伦堡笑笑说：“那没必要，汉斯。谢谢你忠于职守。

叫上尉进来吧。”

施伦堡敢打包票吕德克永远也不会朝他开枪。抢走他的职务？会的。送他上绞架？会的。指挥行刑队枪毙他？也会的。开枪打死他？不大可能。

再说，施伦堡的办公桌里藏着两挺特制的机关枪。只要一踩坐椅前的脚踏板，他便可扫射整个房间。只消三秒钟，子弹便会吞没屋子和里面的人。意识到自己是十分安全的，他笑了。

吕德克迫不及待地擦过门口的副官身边走进来。“他跑了。”他简短地说。

“跑了？谁跑了？”

吕德克的双肩垂下来，“伯尔，伯尔教授。他跑了。”

施伦堡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怎么搞的？”他的面容严峻起来。“他怎么会知道？”

“贝斯特说他几小时前才跟我们在丹麦抵抗运动里的眼线谈过。”

“唔？”

“抵抗运动知道了我们决定逮捕伯尔。”

施伦堡的双眼眯在一起，面色发灰，毫无表情。“什么时候？”

“前天。”

“那个决定恰恰是前天才做出的。”

吕德克点点头，等待施伦堡做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最后施伦堡才说：“显然谍报局里的叛徒还在活动。”

“把他们都清除掉！”吕德克说。“把卡纳里斯也搞

掉。”提到这个名字时，他发出嘶嘶的喉音。

施伦堡沮丧地摇摇头，“可惜办不到。”他耸了耸肩，“和平时期行，战争中绝不可能削弱一个完整的情报组织。”

“反正不能信任他们，要他们又有什么用？”

“得有确凿的证据。”

“证据？”这个词伴着一阵唾沫星子从吕德克口中冲出。“我们知道谍报局里有人把进攻丹麦和挪威的消息透给了荷兰陆军武官。”

施伦堡又耸耸肩表示同意。

吕德克接着说：“谍报局里的人还把我们即将对比利时和荷兰进行保护性占领的机密告诉了这两国的代表。”

听到“保护性占领”这个说法，施伦堡乐了。毫无疑问，这是吕德克从希姆莱那儿听来的，而希姆莱准又是从戈培尔那儿学来的。这位宣传部长别的本事没有，发明新名词倒是蛮拿手的。

吕德克在继续列举谍报局的叛卖行为，施伦堡只是冷眼旁观。吕德克个头大，相貌英俊，长着一头亚麻色头发和一对蓝眼睛。新德国该拥有的他都有了，怪不得这位精明强干的上尉给党卫军首脑希姆莱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德克是希特勒青年团培养出来的，是霍尔施泰因全国政治训练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作为霍尔施泰因的优等生，他在福格尔桑城堡又参加了铁血骑士团，纳粹党未来的精英都在此接受训练。毕业后他又到克拉根福的党卫军容克尔军校受训，这是成为一名党卫军军官的最后阶段训练。结业鉴定中对他的评价极佳，于是战争一开始，上头就把他征入党

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团中去了。作为元首私人卫队的一员，他在东普鲁士的沃尔夫堡里整整呆了六个多月。

施伦堡注意到吕德克的袖子上仍然带着绣有元首名字的银道，标志着他曾替希特勒本人效劳。

到了一九四二年七月，吕德克志愿上了俄国前线，在武装党卫军第五师中英勇作战。一九四三年七月他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在这次战役中他被俄国炮火炸伤，伤势很重。

在专为党卫军服务的霍亨利亨医院里养伤时，吕德克接到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的命令：一俟康复，即前往柏林帝国安全总局报到。

“帝国真正的英雄。”施伦堡怀着戒心望着他想到，得小心提防象吕德克这种人。

甚至他的军服都格外扎眼。

他俩穿着一样的党卫军黑制服，不过吕德克的军服上挂满了表明英雄身份的各种勋章，他的衣领上还别着一枚骑士十字章，胸前衣袋上佩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标志着参加过俄国冬季战役的红绶带。施伦堡也佩着一枚铁十字勋章，不过那是为了表彰战争初期他的一次谍报行动。在那次行动中他绑架了两个英国情报人员，并经荷兰把他们偷运回德国。这次称为“文洛事件”的行动使施伦堡有了点名气，于是，元首亲自授予他这枚铁十字勋章。

施伦堡明白，如果拿自己的功绩同吕德克在俄国前线英勇作战的事迹相比便会黯然失色。

还有一件事，虽然不是一枚勋章，却是最使施伦堡眼红的。吕德克的右臂上带着一只V形臂章，这只臂章表明此人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就是纳粹党的一员了。施伦堡不快地想起，一些老资格的党员谈到他时总是轻蔑地称他为“三月的紫罗兰”，因为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纳粹党掌权后他才入党。老党员们说，紫罗兰要到三月份才开花，而投机分子那时才从藏身处钻出来。

吕德克还在喋喋不休地指责德国参谋部的情报机构，施伦堡站起来，双臂交叉在胸前。

“对此你打算怎么办？”吕德克厉声道。这种无礼的口吻惹恼了施伦堡，他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瞪着吕德克的眼睛。有一阵他觉得自己对自己的力量估价太高了，然而吕德克最后还是将目光转向别处了。

“请原谅，将军，刚才我失礼了。”吕德克说。“我并不是说你要为这次灾难承担任何责任。”

施伦堡宽容地笑了，对希姆莱手下的金发少年好一点决不会有害。再说，他本人也是这位首脑的一个宠儿。“你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上尉。我非常理解，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你很不安。”

施伦堡笑得更甜了，他示意吕德克坐到桌前的一把椅子上。“先别忙着破口大骂谍报局。我看，咱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找到伯尔。绝不能叫此人逃走，这是十分重要的。”

吕德克平静些了，也愿意动动脑子了。“也许已经太晚了，也许他已经进入瑞典了。”

施伦堡点点头，双肘放在桌上，手指呈金字塔形撑在下巴上。“我们在瑞典有人，”他说，“一定要叫他们提防，英国特工可能会设法把伯尔弄出去。”

吕德克慢慢摇摇头。“假如英国人把他搞到手——”